“文学淮军”擂台征文 第7季

难忘儿时赶年集

闫立新

小时候,每到临近过年的一段日子,故乡的街市上都热闹非凡,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,采购或者闲逛,感受浓厚的年味。

街市上摆摊售卖的货物大多与年有关,什么新衣新帽、剪纸窗花、红艳门联、花烛炮仗等等。俗话说“新年到,新年到,姑娘要花,小子要炮,老头儿要顶新毡帽,老太太要件新棉袄”,很形象地说出了那个年月赶年集的情景。

赶年集从腊八到年三十上午才算结束。这个时候,四里八乡的农家人都开始筹划过年的物品,每天都早早地赶集,尤其是摆摊设点的商贩,更是天蒙蒙亮就到了,好占据有利位置,等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的货物摆放好后,这时街上已是人挤人,肩碰肩,时间仿佛一下子慢了许多,但赶集的人并不抱怨,一脸喜气乐呵的样子,因为人们享受的就是这样热热闹闹的氛围,转转看看的感觉。

有一年腊月二十五,我随舅舅去街上赶年集。一路上遇到赶集的人络绎不绝,但也有往回赶的人。他们有的挑着筐,筐里堆满了各种年货;有的在肩膀上扛着大包小包采购来的沉重年货,虽然脚步很缓慢,看起来很吃力,但他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。

过年贴窗花,是故乡人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习俗。在街头一隅,只见几个老太太把一张张红纸,剪裁成大小合适的形状,再把纸张来回折叠几下,一手拿着锋利的剪刀,一手捏着纸张,按着自己心中想要的花样,要不了多久,纸张被剪裁一番后打开,栩栩如生的梅花,或含苞、或怒放,形象逼真,让人看到这些纸梅花,似乎闻到了真梅花幽幽的香味。剪窗花是一种民间艺术,也是一种美和艺术的表现,这几个老太太把剪好的动物图案、花草图案、人物图案摆放在一块很大的布上,供来往的人们挑选。

在街市上,我被卖“十三香”的老人深深吸引住了,他的吆喝声犹如舞台上曲艺演员唱大鼓,有板有眼地说道:“花椒好,花椒香,花椒的味道特别长,熬鱼炖肉少不了,煎炒烹炸属它强,凡是做菜它调味,没有花椒味不香……”一口气把茴香、白芷、草寇、木香、丁香等十几种作料的功效、用法、产地唱了个遍。“十三香”的混合香味伴着悠扬的唱腔在年集上空荡来荡去,人们即使不买也愿意在这里驻足。

卖肉类的摊位也围了很多人,为了置办好大年三十全家人丰富的年夜饭,备好足够的各种肉类尤为重要。我看到舅舅不时地掂量着这快猪肉,瞧瞧那块牛肉,不一会儿,我们的袋中就多了好几种肉类,这些平时可都是舍不得买、舍不得吃的,但要过年了,舅舅也破例豪爽了一回。

不过,和舅舅赶集时,我最想去的地方还是卖鞭炮的地方。那时的炮竹种类很简单,无非就是一些二踢脚、小鞭炮、摔炮等等。卖鞭炮的摊位,个个生意红火,不少人都是几盘几盘的买。也有摊主为了卖得更多,直接扯起嗓子吆喝起来:“我的鞭炮,响一声,你家窗子抖一抖,响两声,你家屋子晃几晃。”这时,听到卖鞭炮人的吹嘘,有人打趣道:“我买回去是放鞭炮的,还是放原子弹的啊?”话音一落,惹得围观的人哄然大笑。

到了中午,街市上还有很多人迟迟不肯散去,四处寻觅各种特色小吃。我和舅舅来到一家卖羊肉汤的摊位前,只见简易铁架上,架着一口大铁锅,锅里热气腾腾,鲜美的羊肉味扑鼻而来。锅前几米远的地方,放着几张简陋的矮桌子和几把竹椅子。但食客却很多,有大家或蹲着,或坐着,人人端着一只粗糙的大碗,有滋有味地喝着热腾腾的羊肉汤,腊月的严寒仿佛一下子被驱赶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过年真好

武梅

前不久的一天晚上,我已入睡,突然手机响了,一看是上大学的孩子打来的。赶紧接听,电话那头传来孩子的哭声,我的心悬了起来,赶紧问他怎么了。

原来,他说刚读了一篇文章。文章里说,一个孩子,从上大学开始离开父母,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,然后成家生子,到父母离世,能够陪伴父母的时间,加起来的天数比想象的少很多。于是他伤感起来,就哭着给我打了电话,还说要请假回来看我们。

听他这么一说,我的心放下了,赶紧安慰他:“快过年了,放了寒假,我们一家不就能团聚了吗?”

“对呀,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。过年真好!”说着,他竟又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孩子的表现让我忍俊不禁,同时我也陷入沉思。如今为了生活,很多人离开家,外出务工。平常的日子里,他们要么为了多挣些钱舍不得请假,要么工厂活多,老板不给请假,要么受制度约束,难以脱身,又山高路远,很难找到回家的理由。维系他们与亲人之间关系的,除了手机,就只有思念与牵挂。

所以,到了快过年时,所有的牵绊都不能阻挡他们回家的脚步,所有的事情都得为团圆让路。所谓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。不管回家的路有多漫长,多拥挤,都丝毫不能减退人们回家的热情。因为,回家的感觉真好,在亲情的滋润中,一切辛劳与烦恼都会烟消云散,世间的欢笑,皆因回家过年而增多起来。

想起去年回老家看望大娘的情景。大娘有四个儿子,但因他们都在外省工作,大爷去世后,就只剩大娘一人在家了。虽然堂哥们都很孝顺,要把大娘接到身边。可大娘过不惯脚不沾土的日子,不愿出去。平时堂哥们都忙,很少回来;只有过年时,他们才会齐刷刷聚到大娘身边。所以,过年就成了大娘一年到头的期盼。那天看我们也回去了,大娘更开心得像个孩子,不住地说:“过年多好,不是过年你们哪能聚到一起!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侄子和侄媳近前年去了广州打工,把孩子留在老家跟爷爷奶奶上学。上三年级的孩子,本该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,在父母的陪伴下快乐地学习,却偏偏过早地品尝着分离的煎熬。由于想念爸爸妈妈,他时常情绪低落,提不起学习的兴趣。最近一段时间,我发现他变了,每天喜笑颜开,学习也非常用功。那天我夸他:“最近学习很用功,值得表扬。”他乐呵呵地说:“快过年了,爸爸妈妈说过几天就回来了,我得努力学习,考个好成绩,给爸爸妈妈当新年礼物。”我心想,这过年都成了学习的动力了。

过年真好!

转念一想,这两年,由于疫情肆虐,很多人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,或奋战在抗疫一线,或响应国家号召,就地过年,这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!

父亲写春联

杨丽丽

春联,又叫“春贴”,是人们过春节时的重要标志,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不管是印刷的春联还是手写的春联,到了年根底,家里不贴春联,就好像缺少了过年的气氛,门上贴一副红色的春联,整个家的年味儿都浓郁起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,人们贴的春联都是用毛笔书写的。乡村里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人很少。父亲是一个特例,他的字写得很漂亮,在乡亲们眼里是个有能耐的人。父亲为乡亲们书写春联是“当仁不让”,而且乐此不疲。

父亲的毛笔字,工整细腻,排列在纸上有一种不一样的美感,就像一枝枝腊梅盛开在冰天雪地里,很是鲜艳夺目。乡村里有红白事,都会请父亲去写几幅大字。

乡亲们请父亲写的最多的就是春联。一到腊月就有人陆续拿着裁好的红纸请父亲写春联了。无论乡亲住得远近,凡拿着红纸来让父亲写春联的人家,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父亲来者不拒,总是下足功夫写出满意之作,且分文不取。那些天家里床上、圆桌上甚至地上都摊晾着写好的春联。人多,要求也多,但是父亲不会偷懒,也不会偷工减料,每一副春联都会写得尽善尽美。洗手,铺纸,研墨,然后拿起毛笔,气沉丹田,一气呵成。父亲有一个习惯,他写完春联必会要求对方晾干了才可以折叠起来拿回家。直到天色已黑,所有的春联都被拿走了,我家才算清静下来。父亲这时常常感觉腰酸背疼,甚至有些直不起腰来,他轻轻地吁一口气,让我赶快收拾、洗涮,才坐下来喝口热茶。给乡亲们写春联会耗掉很多时间,但是父亲从不抱怨。

写春联时也会碰到有的人家只带了一副春联的红纸,但是还想再写一副或者干脆就没带红纸来求写春联的。父亲来者不拒,慷慨地拿自家的红纸顶上。这时我总会嘟嘟囔囔的不乐意,不仅搭了工夫,搭了墨,还要搭上一摞红纸。等求写春联的人都走了,父亲就会给我一顿教训:“丫头,都是乡里乡亲的,大家都不容易,能帮就帮一下!咱们不也经常能吃到大娘婶子送来的瓜果梨桃吗?你都忘了!”

父亲用微笑和耐心接待一拨又一拨求写春联的人,而自家的春联总是最后才写,还是那种工整细腻的大字,贴在大门上,贴在粮仓上,贴在鸡圈上,整个院子都喜气洋洋起来。

时光飞逝,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集市上、商店里买现成的春联,但是父亲依然保持着手写春联的习惯,每年过年老家的门楣上贴的都是父亲书写的春联,还是那么工整细腻,透着一股质朴。